

丹顶鹤再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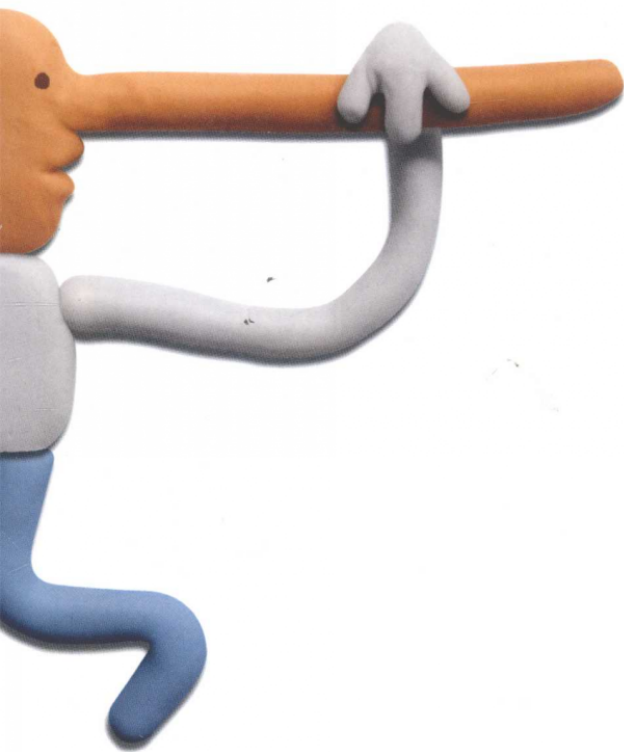
沈石溪◎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大青树丛书

本书收录了《一代天骄》、《丹顶鹤再嫁》、《狼“狈”》等14篇短篇小说，是作者从500余万字的动物小说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作品。情节跌宕起伏，悬念扣人心弦，气势恢弘壮阔，语言优美灵动。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考问另类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阅读这些情理并茂、文采斐然的作品，不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还能学到各种写作技巧，升华自己的心灵。



ISBN 978-7-5415-3745-5



9 787541 537455 >

定价:16.00元

丹顶鹤再嫁

沈石溪◎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大青树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丹顶鹤再嫁 / 沈石溪著. —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

(大青树丛书)

ISBN 978-7-5415-3745-5

I. 丹… II. 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6024 号



大青树丛书 (第二辑)

丹顶鹤再嫁

沈石溪◎著

责任编辑/刘致凡

封面设计

责任印制/张 畅

封面作图/高 伟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http://www.yneph.com>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市场营销部: 0871-4120814 传真: 0871-4121007

昆明捷成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8 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5415-3745-5

定价: 16.00 元



沈石溪，原名沈一鸣，1952年生于上海。1969年3月8日赴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插队落户。1975年应征入伍，在云南生活了整整36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醉心大自然文学，已出版500多万字作品，有“中国动物小说大王”的美誉。其所著动物小说将故事性、趣味性和知识性融为一体，充满哲理内涵，风格独特，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已数十次获各种奖项。2004年沈石溪由部队转业回上海，安排在闵行区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丛书总策划◎何学惠

丛书主编◎吴然



作者寄语

知识是座永远不会倒塌的强大的精神靠山。它会使你绷直腰杆，挺起胸膛，抬起头颅，勇敢地面对生活。

热爱文学，热爱阅读，热爱书籍，会给你终身带来无穷的裨益。

沈石溪



前言

吴 然

在《大青树丛书》第一辑的总序中，我简略地谈及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的交流。最近几年，这种交流愈加显现出美丽的图景，浅浅的海峡，总是悠然地飘飞激荡着儿童文学的波光帆影。两岸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教育家和出版家的沟通、互访、切磋、合作，密切而富有成就。关注两岸儿童文学的内地出版社越来越多。《大青树丛书》第二辑也在此刻适时地和少年儿童读者见面了。

为了给少年儿童读者提供更多的阅读选择，《大青树丛书》第二辑做了适当调整。原先设想每一辑出版一种体裁的作品，这样的好处是便于读者在对比中阅读，即同样是散文或童话，各位作家却各有各的写法，而自成风景，于是从中得到某种阅读快乐和多样的感受。不过这当中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儿童文学拥着巨大的读者群，这个巨大的读者群的阅读兴趣、阅读喜好和阅读需求是丰富多彩的，如民间谚语所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正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大青树丛书》第二辑就有童话、小说、儿童诗和散文、随笔等多种体裁，而丛书的作者亦如第一辑一样，都是海峡两



岸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这些独具魅力的作品，定然会受到少年儿童读者的青睐，成为陪伴他们成长的读物和心灵相通的伙伴。

我们说过，以“大青树”命名的这套丛书，寄寓着我们的某种希望。在本辑出版之时，我们想再次表达这一希望，希望海峡两岸的儿童文学，如大青树一样根深叶茂；希望海峡两岸的儿童文学，在不断的交流中灿烂如花，前程似锦。

2008年2月8日于昆明



大青树丛书

目 录

- 1 一代天骄
- 21 丹顶鹤再嫁
- 43 再被狐狸骗一次
- 51 狼“狐”
- 63 斑羚飞渡
- 72 鱼道
- 80 和乌鸦做邻居
- 96 狼妻
- 118 象冢
- 137 红嘴相思鸟昂贵的彩礼
- 147 单臂猿的末日
- 160 撞笼的金雕
- 170 妹妹狐变色
- 178 野化猎豹
- 205 附录一 代表作品
- 207 附录二 主要获奖记录



一代天骄

—

惊蛰过后，老天爷下起一场鹅毛大雪，已朦朦胧胧泛起一片新绿的日曲卡山麓又跌回天寒地冻的冰雪世界。

雪花凄迷的天空，一只鹰拍扇着早就被雪尘濡湿了的翅膀，顶着刺骨的寒风歪歪扭扭地飞着。这是只母鹰，暗褐色的颈项与脊背间混杂着一些细密的小白羽，像结了层晶莹的霜，其名字就叫霜点。从清晨到中午，它沿着这条狭长的山谷来回飞巡觅食。遗憾的是，气候太恶劣了，天空中没有鹌鹑和野鸽的影子，树林里也望不见松鼠和兔子的踪迹。寒冷、饥饿和失望折磨得它疲惫不堪。

飞临巨犀崖上空，突然，霜点锐利的鹰眼透过迷茫的雪，看见崖脚衰草遮掩的小石洞，有条约两米长的眼镜蛇正缓慢朝外游动，火红的蛇信子吞吐伸缩，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显眼。这是一条已蜕过六七次皮的老蛇，金竹般粗，身躯布满黑白两色环带，颈部那对眼镜状斑纹呈棕灰色，苍老瘦削的躯干上有两块梅花状瘢痕，这也许是金雕的杰作，也许是蛇雕给它留下的纪念，也有可能是苍鹰烙下的伤疤……反

正是猛禽留下的爪痕。刹那间，霜点忧郁的眼睛流光溢彩，一振翅膀，从天空向地面画去一道漂亮的弧线。不知是它翅膀割裂气流的声响太大，还是狡猾的老蛇早有提防，没等它



俯冲到崖脚，柔软的蛇骨一阵蠕动，吱溜，老蛇缩回石洞去。洞口十分狭窄，霜点无法钻进去啄咬；石头很坚硬，它的鹰爪也无法把洞口刨开。

它在蛇洞上空盘旋着，舍不得离去。蛇肉鲜美滋润，是



鹰的上等佳肴；有两只饥肠辘辘的幼鹰正眼巴巴等着它回家喂食，它必须设法把这条该死的眼镜蛇捉住。

它飞着飞着突然翅膀一歪，仿佛饿晕了一般，斜斜地朝下飘落，一直落在蛇洞前。它在积雪和碎石间扭滚挣扎，呀呀嘶叫，好像已身负重伤奄奄一息。

它想把老蛇骗出洞来。

丛林中，食肉动物相互为食的现象并不罕见。豹能吃狼，但假如强壮的狼碰到病中的老豹，也会撕碎了吞吃干净。鹰和眼镜蛇也属于这种情况。一般来讲，鹰凭借能在空中飞的优势，把蛇列入自己的食谱；但大蛇遇到因负伤或衰竭而倒地的鹰，也会毫不客气地将其当做自己的美餐。

霜点就想让龟缩在小石洞里的眼镜蛇把自己视作可以不费力来捡食的一只垂死的鹰。

老蛇从幽深曲折的洞底游移到洞口，三角形的蛇头在枯草间晃动，玻璃珠似的蛇眼闪烁着饥饿贪婪的光，扁扁的脖颈膨胀开来，蛇嘴张得老大，露出白森森的毒牙，下颚边垂挂着一丝透明的口涎。

来吧，别迟疑，莫彷徨；来吧，别犹豫，莫徘徊！

但老蛇却在洞口定格了，用疑虑重重的眼光久久打量着它。

霜点猛烈晃动身体，像在痛苦地抽搐，一只翅膀反扭到极限，颤抖着伸向天空，山风把翼羽吹得七零八落，像一块陈旧的黑幡。这是高难度的诈死动作，超一流的杰出表演，



但愿能消除老蛇的怀疑。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密集的雪花盖在霜点身上，它变成一只臃肿的白鹰，冷得浑身发麻，但可恶的老蛇仍纹丝不动地待在洞口，那双蛇眼深沉老辣，还有几分狡黠。

或许，富有丛林生活经验的老蛇感觉到了它体内旺盛的生命力；或许，它身上有一种只要一息尚存就无法掩饰的猛禽的灵光，蛇类天生畏惧这种灵光；或许，它表演得有点过火，反而弄巧成拙，使疑心很重的老蛇看出了破绽。

也有这种可能，曾经有一只猛禽也用类似方法欺骗过这条老蛇。那次老蛇上了当，被猛禽尖利的爪子抓上天空，后来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老蛇侥幸地从猛禽爪下逃脱，但躯干已被抓得皮开肉绽，吓得灵魂出窍。老蛇牢牢地记住了这血的教训，所以，尽管饿得要死，也不敢轻易钻出来冒险。

也许，是多种原因的综合与归纳。

积雪差不多把霜点的整个身体都掩埋起来了，再继续这样待下去，恐怕会弄假成真，活活被冻僵冻死的。它无可奈何地长啸一声，倏地活转过来，扑扇着翅膀迅速升上天空。

二

刀砍斧削般陡峭的巨悬崖上，傲立着一棵苍老遒劲的瓔珞松。树冠虬髯状枝丫间用各种兽骨、鸟羽、芦苇秆和黏性



极强的红山泥搭建着一个硕大的椭圆形的鹰巢，这就是霜点的家。

它收敛翅膀，栖落在巢前那根粗如蟒蛇的横杈上。母性的心是十分敏感的，它刚在横杈上站稳，就感觉到异常。以往，它只要飞临瓔珞松上空，巢内两只幼鹰听到熟悉的翅膀振动声，就会争先恐后地从巢中伸出毛茸茸的脑袋，两张嫩黄的尖喙竭力撑大，咿呀咿呀朝它发出嗷嗷待哺的尖叫。可是现在，巢内无声无息，安静得让它恐慌。嘎，它短促地啸叫一声；咿呀，过一会儿巢内才传来一声微弱的回应。它急忙弓起肩胛钻进巢去。昏暗的光线下，它看见两只幼鹰都萎靡不振地缩在角落。那只名叫黑顶的幼鹰情况稍好些，虽然那双栗色的鹰眼已变得十分呆滞，但见它进来还能挣扎着站起来向它靠拢。那只名叫红脚杆的幼鹰情况非常糟，翅膀软耷耷拖在地上，细嫩的脖颈一会儿伸直，一会儿紧缩，站也站不起来，双眼半睁半闭，嘴尖微微翕动，发出若有若无的呻吟。

霜点是只有经验的母鹰，一看就知道，红脚杆是饿坏了。倒春寒，鬼门关，它已整整三天没觅到一点食物，小家伙已饿得支持不住了。它心里一阵隐痛，赶紧把红脚杆裹进自己的翼下，但愿自己的体温能缓解宝贝的饥饿，能驱解这彻骨的寒冷，能使宝贝恢复元气。

红脚杆在它的翅膀底下用嘴乱啄乱咬。

霜点除了身上融化的雪水和心中无法融化的忧伤外，什



么也没有。

哟儿——红脚杆用嘶哑的嗓音在它翼下闷闷地叫了一声。这是饿极了的幼鹰对没能带回食物来的母鹰的责怪和埋怨。

霜点又伤心又委屈。三天来它早出晚归在风雪中翱翔觅食，差点丧命。为了能得到食物，它曾不顾一切地向伫立在悬崖边缘的一只狼崽发起攻击，企图将狼崽推下悬崖摔死，但它的运气不佳，鹰爪还没落到狼崽身上，凶恶的母狼就频频朝天空扑窜噬咬，差点没咬断它的鹰爪。昨天黄昏，它铤而走险越过风雪垭口飞到几百公里外一个冒着袅袅炊烟的小村庄上空，想偷袭家禽。凡鹰都知道，捕捉人类养的家禽等于在做死亡游戏。但为了能给两只幼鹰带回活命的食物，它毫不犹豫向一只正在屋檐下散步的花翎公鸡俯冲下去。还没等它落到屋顶，讨厌的牧羊狗就发现了它，朝天空狂吠乱吼。霎时间，铙锣当当，鼓声咚咚，牛角号呜呜，整个村庄喧闹起来，花翎公鸡逃进了松树皮木屋，好几支猎枪朝天射击，霰弹打断了它的两根尾翎……

红脚杆在它翼下躁动了一阵，又渐渐安静下来，进入可怕的昏睡状态。

霜点已是第二次做母亲，去年它曾孵化出一只名叫白尾的幼鹰，绒毛刚长齐就遇上了罕见的黑风暴，也是几天没找到食物，结果活活饿死了。临死前，白尾也是翅膀耷落，细细的脖颈机械地一伸一缩。



霜点明白，假如再没有食物喂红脚杆，红脚杆怕是熬不到天黑了。巢外北风呼啸，阴霾的天穹乌云密布，雪花曼舞，到哪里去弄食物？蛇！看来只能重打崖脚下小石洞里那条眼镜蛇的主意了。

三

霜点焦躁不安地在巢前那根横杈上踱来踱去，心里掂量着是否该使用自己的绝办法来对付崖脚那条该死的老蛇。

鹰是天之精灵，智慧远胜于一般的蓬间雀。当它在蛇洞前诈死失败后，就想到这个绝办法了。很简单，就是用一只幼鹰作诱饵，把老蛇从石洞里引出来。

细皮嫩肉的幼鹰是眼镜蛇垂涎三尺的美食。鹰的巢一般都筑在高耸入云的山崖或大树上，不用担心虎豹豺狼的袭击，唯一需提防的就是眼镜蛇了。狡猾的眼镜蛇会趁着母鹰外出觅食的机会沿着绝壁爬上山崖，或顺着枝干爬上树梢，钻进鹰巢吞食毫无防卫能力的幼鹰。更有甚者，眼镜蛇在春夏交替的季节会躲藏在鹰巢下的灌木丛里，那时节正值幼鹰练飞，常有身体单薄者在第一次试飞时歪歪扭扭跌落在地，眼镜蛇就突然从灌木丛里钻出来把幼鹰叼走。眼镜蛇看到幼鹰，犹如猫看到鼠，狼看到羊，豹看到鹿，不可能不动心的。更何况是一条被倒春寒困在石洞里已饿得眼睛发绿的老蛇。



霜点十分了解和熟悉蛇的品性，蛇在深深的石洞里蛰伏了整整一个冬天，身体中储存的脂肪早已被消耗空了，惊蛰雷声一响，蛇从冬眠状态中醒来，便饥饿难忍，急着想觅食，没料到惊蛰刚过突然下起鹅毛大雪，蛇既然被惊蛰雷声惊醒，就不可能再继续休眠。它的脂肪在漫长的冬季消耗尽了，皮包骨头，更会感觉到奇冷无比。外面是冰雪严寒的世界，蛇又是冷血动物，很容易被冻僵，因而不敢轻易出洞，就是出得洞去，也极难找到食物，很多蛇就这样饿死了。

倒春寒对蛇来说，也是一场凶多吉少的磨难。

霜点心里有谱，只要使出这个绝办法，别说是蜕过七次皮的老蛇，即使是蛇精蛇怪蛇神蛇祖，也休想从它的鹰爪下逃脱。然而，它还是下不了决心去这样做。这个绝妙的而且有绝对把握的办法同时又是个十分绝情的办法，风险极大，做诱饵的幼鹰可说是九死一生。首先，它不能将充当诱饵的幼鹰平稳地送到蛇洞前的雪地里，那样的话，老蛇一眼就会识破圈套，让诱饵白白在雪地里挨一场冻。为了迷惑老蛇，它只能顺着山谷的气流无声地滑翔到蛇洞上方，在距离地面很高的空中就把幼鹰扔下去，看起来像是淘气鬼自己失足从璎珞松上的鹰巢摔落下去的。幼鹰的羽翼还没长硬，还不会飞翔，从高空直线跌落，不断腿骨，也会震伤内脏。就算有厚厚的雪层铺垫，幼鹰侥幸没跌伤，能闯过下跌这一关，危险也还是一点没减少。它不可能陪伴在充当诱饵的幼鹰身边，也不可以在低空盘旋，它只能伫立在高高的璎珞松上等